

红岩村的梅花开了

□杨洪卫

红岩村的红梅园里，红梅开了。穿行其间，几点落英铺径，一缕幽香沁脾。鸟儿在花枝间跳跃逗唱、呼朋引伴，不时弹落几片梅花雨。

脑海里猛地闪出“留将一面与梅花”的诗意。伫立于红梅树下，不由想起了抗战时期驻红岩的老一辈革命者咏梅花的往事。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顽固派软硬兼施，分裂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侵略者烧杀抢掠，野心勃勃。延安及其他根据地遭遇空前危机，身处大后方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受到严密监视，但是，办事处的同志们对革命前途依然充满了信心。

岁末悄临，华灯初上，旧符去除，新桃当户。

1942年元旦，红岩村内人声鼎沸，同志们欢聚一堂，共庆新年。董必武即席以《元旦口占用柳亚子怀人韵》

为题赋诗庆贺：

共庆新年笑语哗，红岩士女赠梅花。
举杯互敬屠苏酒，散席分尝胜利茶。
只有精忠能报国，更无乐土可为家。
陪都歌舞迎佳节，遥祝延安景物华。

此诗是对柳亚子《寄怀润芝先生，兼呈伯渠、玉章、必武、特立、曙时诸老》一诗的和答，最初发表于1942年1月9日的《新华日报》第二版。

新年来临，席间欢声笑语，相信阴霾散去，憧憬胜利将至，“红岩士女”饶国模把良好祝愿化为梅花相赠。红梅傲霜斗雪、卓尔不凡，正是办事处同志们身陷虎穴却不畏艰险的写照。

“陪都歌舞迎佳节，遥祝延安景物华”的寄语，更是表达了革命者抗战必胜的信念和期盼曙光的憧憬，亦将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无畏艰难的高尚品格体现得淋漓尽致。

抗战期间，“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也曾于红岩停留。八路军办事处旧址二楼如今复原陈列着林伯渠的文物。透过斑驳的陈列物品，历史的印

痕渐渐浮现于眼前。几幅珍贵历史图片悬于古朴素雅之上，无声地讲述着林老与红岩同志们的深情厚谊。

林老在渝期间，就住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内。他平素诙谐幽默，工作之余喜欢同年轻的同志们接触。返回延安后，他作了一首《寄怀红岩诸友作长句戏之》的长诗，文辞真挚真切，浓郁的红岩生活情趣跃然纸上，对红岩同志的关爱之情，亦丝丝渗入字句之中。

林老还写过好几首与红岩相关的诗歌，其中有一首从未刊发过。这首诗是红岩文物工作人员在搜集和整理红岩史料时发现的，为3寸手稿黑白照片，据推断，诗作时间应为1942年。诗中写道：

最是关心董小鹞，年来消息奋飞鸿。
梅花点缀红岩嘴，春意透帘闯苑风。
红豆惹人寄塞北，铜琵琶板大江东。
射潮归去广陵散，落落钱镠守故巢。

诗中提到的“董小鹞”，是南方局机要科科长，也是红岩青年中的一位活跃人物，当时的他还是“单身男”。

林老在离开红岩回到延安后十分关心董小鹞的婚姻大事，希望他早日找到良偶佳侣，所以有了开篇的诗句。1943年3月，董小鹞和紫菲结成伴侣。同年6月，周恩来一行回到延安，想来林老应该会知道董小鹞的情况。诗中还写到对红岩其他同志的关心问候，比如“钱镠”就借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

在红岩，同志们互相关心，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老人有专门的人照顾，孩子有一个托儿所，好几对青年男女在这里结成了革命伴侣。这都离不开红岩村的女主人——饶国模女士真诚无私的支持帮助。

饶国模女士在欣然允纳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移驻红岩村后，支持修建了办事处大楼，帮助同志们解决了生活工作方面的许多问题。

她经常邀请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同志品茗观花。颇有才气的饶国模亦与董必武、龙潜、孔原以诗会友，填词作

赋，吟咏唱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42年，董必武在《和饶国模》诗序中说“红岩嘴原系渝城郊外一荒谷，刘太太饶国模女士经之营之，名大有农场，花草竹树一时称盛。抗战后我军办事处于场中赁得一廛，居逾三载，居停主人好客，不时招宴，且咏以诗，谨以二律奉和”，字里行间可见情谊之深。1946年，办事处迁往南京时，董老“赠得一绝志谢”饶国模：

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栖惶。
居停雅有园林兴，款客栽花种竹忙。
南方局组织部秘书龙潜与饶国模亦是诗中挚友，他们经常诗词往来，相互唱和。在饶国模编著的诗集《他山之助》中，收录有龙潜的20余首诗。

1943年6月28日，龙潜与南方局机关100余人返回延安，临行前写下20行长诗《告别歌》向饶国模告别，惜别之情溢于诗行：

芳园年开四季花，桃李青梅影婆娑。
雅意盛情深似海，一旦别离可奈何。
1960年6月，在昆明休养的龙潜

得知饶国模逝世的讯息，万分悲痛，写下一首六十韵长诗，深情悼念这位诗友。诗中再现了饶国模倾心的大有农场“三春桃花艳，五月栀子鲜。秋来黄菊香，冬季红梅妍”的美好景象。

诗便是如此，流淌着诗人的心声，既是情感的倾诉，也是思想的对话。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饶国模铁肩担道义，对共产党人提供无私帮助，闲暇之余，这位诗人不曾停下创作的脚步，编著了诗集《他山之助》。诗集中有六十余首系饶国模亲自撰笔，另有一部分为友人唱和所作。诗集原件由饶国模之子刘圣化于1996年捐赠给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珍藏。

红岩之梅，团簇成片，蔚为壮观。或淡红一抹，或浓烈一泼。笔墨皴擦间，点点染染，勾勒出一幅温暖而热烈的动人图景。

诗言志，梅亦言志。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冬去春又回，红岩精神永存。红岩盛开的红梅哟，盛开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永不凋零。

河坝街的春天

□黄海子

我是被河坝街的鸟叫醒的。窗外的天并没有亮，只是路灯的光把黎明照得昏黄而已。

我没有起床。但我仿佛能感受春雨此时正在作润物细无声状——因为那鸟声恍惚被春雨浸润一般，很翠，翠得像树木新发的芽。很翠的鸟声只是三两只早起的鸟的，它传进我的房间的时候，能闻到春天清晨的味道。

河坝街是江津区李市镇一条窄窄的老街。

它窄窄的青石板街面除了被光阴磨出来的光亮，还有被来往的脚踩出的坑洼；而街两边房屋的墙壁，就是打铁铺里那个老铁匠的脸，有斑驳着时光侵蚀的巨大斑点，还有被光阴雕刻出来的无数褶皱；房屋青瓦上的杂草，完全就是河坝街上住着的老人们的枯槁的头发，风来的时候，听到的全是枯槁头发被风吹出的旧时光的声响。

河坝街为啥叫河坝街？很早的时候，人们依着街背后那条溪沟的一边，建起了吊脚楼，用青石板铺就了街面，兴起了店铺。因为有溪沟，修建的房屋又在溪沟边上，因此人们就把这条街叫做了河坝街。

溪沟干涸的时候，人们抬脚就可以过去。在涨水天，镇尾大肚子河的水倒灌回来，汇着从镇外稻田里涨出来的水，这条溪沟才是真正的“河”。这汪汪洋的河，隔年岔月就要淹河坝街。虽

然河坝街隔年岔月地会被水淹，但人总得过日子，因此，水淹过后，人们重新整理家园，又在河坝街继续度光阴。

改革开放以后，当地人逐渐富裕起来，因河坝街常被水淹，不少人就动了搬迁的念头。家境殷实的，自然就搬到了李市镇新建的街面上去了。家境稍微差些的，依旧守着河坝街的铺面做些小买卖，讨着生活。河坝街渐渐显得落寞，而它背后那条“河”，无论时光怎么流逝，仿佛不老，依着自己的脾气，干涸的时候，依旧干涸，想淹河坝街的时候，就恣肆汪洋地淹。

河坝街仿佛成了李市镇的一块伤疤，在日头里不断诉说着曾经过往的沧桑。于是，有人动了拆迁河坝街的念头。

河坝街是李市人的烟火起源之地——从最初的记忆里，那里就有贩卖油盐茶米的杂货铺；有和乡下土地割不断舍不去的铁匠铺子；有承载着乡情的小酒馆、茶馆；依溪而起的吊脚楼里，沿街面铺就的青石板上，还停留着自己的脚印……是的，这里停放着李市镇很多代人的情感和记忆，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李市人能舍得下。

河坝街树上的鸟声多起来的时候，我起床了，天刚微亮。

此时，多起来的鸟鸣声中，有清脆如雨点的；有婉转如春风的；有叮咚如山泉的……在清晨里仿佛幽静山谷中盛开的花，或素雅或鲜亮或幽香，把整个李市镇的清晨鸣叫得安宁。

我走向朝着河坝街的窗，依窗而

望，天空并没下雨，只是先前的鸟鸣，翠翠的声音，仿佛叫出了润物无声的雨。

窗对面新打造出来的河坝街上，路灯明亮着。河坝街上住着的住户，此时也有人亮了灯，灯光从窗里透出来，和着路灯的灯光，把河坝街的街照得朦胧又安稳。

天逐渐亮起来的时候，路灯跟着就熄灭了。我目力所到的地方，是整个新打造的河坝街。

新打造的河坝街，是李市人经过几番挣扎后商定出来的——把老河坝街沿溪沟的一面老屋拆除，把那条隔年岔月就要汪洋的溪沟拓宽，做成绿水长流、“安分守己”的“河”；而街对面的老房子修缮后与青石板的街面一道保留下来，让它与李市人一起重新开启以后美好的日子。多出来的空地，种上四季皆艳皆绿的花木和草，再与东头镇尾的大肚子河两岸连接起来，成为李市人休闲的美丽花园。

此时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河坝街新筑的河岸上，或粉或白的整树整树的樱花，把河坝街的春天渲染得清朗开明。那条被拓宽的河里，水流清亮又轻柔，静静的没有声响；河岸上青石板街面边上的店铺，一间间地在开启，清静

的街面上开始有人在走动。穿梭在樱花和其它树木间的鸟，在不停地鸣叫，发出各自清脆的声音，笼住了河坝街。

那些鸟鸣，让河坝街像一支新芽，翠翠地生长在李市镇的枝丫上，鲜嫩嫩的，勾住了人眼。



春韵（丙焄）

何志明

投稿邮箱: kjwtzx@163.com

怀念海星老师

□刁竹

一个多月前，张海星老师去世的消息传来。我的大学同学、系友们都在深切缅怀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但我，除了心里的哀思，却没有为他说一句话。是呀，说什么好呢？在我内心深处只有深深的愧疚。

老师的一生，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进大学时，海星老师教我们中文系的写作课。那所学校没有美丽的校园和丰富的藏书，连围墙也没有，却有着至今令人难忘的老师。他们成为我大学生活的亮色，海星老师就是最亮的那一抹。

海星老师面部线条硬朗，轮廓分明，儒雅中带着英气。记忆最深刻的是他给我们讲康·巴乌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清洁工沙梅终其一生从金匠作坊的尘土里搜集金粉微粒，最终铸成一朵闪亮的金蔷薇；给我们讲一对大巴车夫平凡而坚韧的爱情，细腻的描述，娓娓的讲述，让年轻的我们对普通人的情爱有了真切的感觉。

生动有趣的写作课，却在大大下期戛然而止。老师被诊断为喉癌——这对一个以声音为道的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老师手术后很快就带着沙哑的声音回归讲台，可切除了半边声带，讲课显然是一种折磨。于是，他无奈离开了课堂，离开了大学校园。

三年后，我走出校园开始为生活打拼。高中毕业的妹妹来投奔我，我想给她找个工作，于是想起了海星老师。

老师离开讲台后，在新华路开了一个店，卖些电子杂件和可以打出冰冻的、果酱一样的“雪泥机”。妹妹很快成了他店里的营业员。我继续在城里奔忙，追求我的

“新闻理想”。大约一年多以后，妹妹突然辞职了，还向我说了一些老师的不是，嫌老师给她开的薪水低了。那时的我啊……年少轻狂，冲动无知，竟然不问青红皂白打电话给老师，劈里啪啦说了一些气话。老师没有解释，什么也没多说。

很快，我就意识到了我的浅薄和无知。我想跟老师表达歉意，但却鼓不起勇气。覆水难收，说过的伤人的话，我能用什么样的办法收回来？！

写到这里，我泪流满面，内心是一种无法遏止的懊悔和疼痛。

其实，后来我还有很多机会向老师道歉的，但我始终迈不出自我否定的那道坎。我也似乎不能跟年少轻狂的自己和解。我心怀侥幸：等等吧，有机会的，总有一天我能坦然面对老师，面对自己的内心。

终于，机会来了，可我却选择了逃避。

10年前，我也到了海星老师当初给我们上课的那般年纪。彼时，老师做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耗时逾六年，投资逾百万，走遍中国香港、台湾，甚至还去了美国收集资料，出版了巨著《二战纪实影像图典·中国卷（上下）》。他曾经授过课的师兄师姐们决定为他办一个小型的签名售书会，地点就在我家附近的咖啡店。

这是多好的一个忏悔与和解的机会啊，可我却下意识选择了到外地出差，只是委托大学同班同学、男闺蜜阿成帮我购书，还叫他帮我向老师道个歉。

那套628页、4.5万字、中英双语解读，大16开、重达5公斤的大型图书拿到了。阿成尽心尽力，带着老师留给我的签名图书和老师合影了。照片里，海星老师脸型身形都没变，只是比以前苍老了，笑眯眯地看着镜头，让我仿佛看到20年前

讲台上那个英姿勃发的青年才俊。

阿成隔空给我留话说：海星老师原谅你了！

老师原谅我什么？我没说，阿成也没问。海星老师是不是还记得我当初的鲁莽和无知？他是顺口一说是真心原谅我，我也不得而知。我已经没有机会向他了。

根据我对海星老师粗浅的了解，他也许并没将过去的那一瞬放在心上。但我却搬不开心里的这块巨石，恨我自己的怯懦。

2023年1月30日18时21分，海星老师与世长辞，成为天上一颗明亮的星星。有媒体这样评他：张海星，沉迷于历史影像的“打捞人”。豆瓣读书这样介绍：张海星，男，文化学者，企业家，八卷本《二战纪实影像图典》（美、苏、英、法、中、日、德和综合卷）主编，曾任渝州大学中文系教师。

老师自己在那套巨著的序言中写道：我震惊于那场人类浩劫有太多太多的历史瞬间被精确地记录下来，却长年累月躺在深海之中不为人知。我如今扮演着打捞者的角色，并尽可能追求第一手照片的高画质……希望这部图典不仅是一部承载历史风云的摄影纪实画卷，更是一部由众多摄影者创造的穿越时空的艺术经典。

我把这套书放在高高的书架上，视若珍宝。

海星老师留下的感性文字不多，他写于1970年国庆节的长诗《嘉陵江》，是感人心扉的情感流露：

你用世世代代的柔情和幻想浸润着我/让我生活在童话的世纪/我要用我的笑影/去追溯你那沁入我心中的遥远年代的喜悦/你要告诉我，嘉陵江/你有过那些古老的传说和动人的故事/如果那些故事在你的记忆里黯淡了/你愿带领我重新开始吗？我能重新开始吗，海星老师？

母亲，我们是世界上最坚定的伙伴

□孙涵彬

从我孩提时开始，母亲就一直是一种强大的存在。

母亲是一名医生，麻醉专业出身，她对我的要求不是严格的，而是量化的。让母亲这样一个理工女去明白人情世故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无论你怎么表达，她的反驳都是，这不可能。理工女有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是我这种天生敏感的人学不来的。

除了性别一样，我和母亲完全是两种人。我有时会想，母亲是如何生下了我。母亲同样也因为这个，百思不得其解。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母亲和我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女人成长的不同阶段而已。

母亲一直试图教会我两点，一是纠错，一是平衡。她的智慧与她的学科相关，因为麻醉本来就是很精确的一门科学，母亲对病人做的就是守护。对我，她也是。

读书的时候学到阿基米德定理，我固执地认为不可思议，因而不肯运用公式解题。母亲说：“你不肯公式怎么行？”她把我按在墙上，说：“你肯不肯？”我却倔强地昂了昂头。结果，那次测验我考了个很差的分。

我考了个很差的分，我常常犯错。我尝试做不同的工作，我总是想，年轻不犯错多么可惜，这是最容易被人原谅，且付出代价最小的时候呀。对，我们的确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观。

我们就这样互相磨合着，互相影响着。如此不同的两个个体，却拥有一种十分柔韧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难以形容，我只能说，它将我们千丝万缕地捆绑在一起。我们每一次要分离，这种韧性都穷尽一切办法阻止分离的发生。

我一边逃离家庭的保护与束缚，一边又在寻求新的保护与束缚。当我支离破碎、头破血流地回到家中，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试着疗愈自己时，却感到无法痊愈，伤口已成为深不见底的峡谷。一个傍晚，我坐在正在看书的母亲身边，对她说：“是我不对。”母亲说：“我从来不怪你。”那一刻，我们的灵魂又重新成为一个整体。原来最好的心理医生就是母亲摸摸我的头，抱一抱我。

一个女人生下了另一个女人，从此，我们彼此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了最坚定的伙伴。

有时我会想，母亲那么强大，那么多人需要她，那么，她到底需要什么？后来我想，她的需要就是那种被别人需要的感觉。

有一段时间我老是在外面玩，给母亲的电话少了，她很想知道我都在玩些什么。我告诉她，我现在会去一些酒吧和朋友一起喝酒。她希望我能带她去。我说，好啊。于是，母亲在一片黑暗中喝了一杯我给她点的酒，喝完她就走了。她说环境黑乎乎的，酒也不如家里的梅子酒，非常无聊。我说：“是啊，年轻人有的时候真的非常无聊。”

无聊到要谈个恋爱。然后，在恋爱中受挫，垂头丧气，或者火冒三丈。但凡这个时候，母亲总是非常理解。她说：“多么好啊，你拥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这辈子都不会觉得无聊了。”

有时，我会在一旁纵容她做一些在我看来可能并不太对的事情。我也曾试图告诉她，这样是不对的。但是母亲固执得就像当年不肯阿基米德定理的熊孩子。我突然明白母亲其实是老了，她永远地定格在了属于她的时代里。在她的时代里，她依然是那个一路风风雨雨走来的少女。

就这样，生活不停地给我们出着难题。尽管我们变着花样解题，也需要一点时间作答，但总归有答案。我想只有一道题会把我们分离，那大概是生死。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其实死亡也不能把我们分离，因为我将带着她教给我的那些东西去生存，而我生存在这世上的姿态，就是另一个母亲。

于是，慢慢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理解。她开始理解一个情感丰富且多愁善感的文科生的思维方式，而我更倾向于对事情做出预判，同时学会自我调节与平衡。

在家里，我也开始变得有了话语权，很多事情，母亲开始以商量的口吻跟我唠叨了。但是，事实是我更加需要她。

是啊！她养育了我，我成全了她的新身份，从此她的生命得以完整，而我的生命得以渐渐成熟。